

嶺南春暖

陈章绩书画选

Lingnan's Warm Spring

虎门镇人民政府 编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election of Chen Zhangji

岭南春暖

陈章绩书画选

Lingnan's Warm Spring

虎门镇人民政府 编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election of Chen Zhangji

岭南春暖·陈章绩书画选

顾问：陈章绩 关 怡

主 编：陈伟文

副主编：卢伟尧 钟丽梅

编 委：陈亮明 傅进南

霍俊斌 陈 晓

编 审：黎艳红

设 计：广州市天兆广告有限公司

出 品：虎门镇人民政府

关山月艺术基金会

开 本：787mm×1092mm 1/8

印 张：7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前言

影像虎门艺术中心是虎门镇首个集展览、创作、交流、培训于一体的书画摄影艺术中心。追寻缘结虎门艺术之脚步，展示岭南地域艺术之魅力，现特举办陈章绩书画展。

陈章绩先生作为广东地域资深的艺术家及美术教育家，长年来以高尚的品格，渊博的艺术成就，平易谦和的性情见著于画坛。1962年，陈章绩先生作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老师带学生下乡，到东莞虎门写生，创作了约8米长的册页《虎门拾翠》。

岭南画派是近现代中国美术改革洪流中具有革新抱负的中国画学派，自觉地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折衷中外，融汇中心”的框架展开了对中国画的改造。陈章绩完整而系统继承了岭南画派的精粹，其睿智广博，对中国画涉猎广泛，盈充的研究兴趣使其笔下无论花鸟、山水、人物、书法均能并举兼工，具有多能多彩的艺术修养，数十年的笔墨磨砺，融会贯通渐成自己独到的艺术格局。

陈章绩先生1957年考入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并留校任教，作为一个成长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画家，陈章绩在时代潮流中以其多能兼工的才华，创作出一批重要的作品，如题材新颖、意境清新的《春闹葵乡》（1973年中国美术馆收藏），热烈厚重、沉稳生动的《广东农讲所》（1976年），以及1979年为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创作的《西沙日丽》，此作的富丽高华更是展现了作者在工笔重彩领域的非凡造诣，在这些有着鲜明时代主题的中国画创作中，我们见到陈章绩那一代艺术家始终保持者深入生活、锐意进取的乐观态度和饱满高昂的创作激情，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作品见证了岭南画派新一代无限的生命力和新风采，也从中见到了新时期中国画的现代转化和延续。

陈章绩先生学术志趣远大，其取法并不囿于岭南画派，20世纪60年代曾有缘得李苦禅、郭味蕖先生、田世光先生诸先生的言传身教，因而数十年来致力于传统写意笔墨的锤炼，观者可以再其作品挥洒自如的用笔及畅快淋漓的设色中，领略作者对“写意”语言的谙熟与活用，我们会发现在其不经意抒怀咏物的花鸟画中看到个人情感，这或许就是其长期探索花鸟画“写意”的意义所在。

岁月悠悠——“吾将上下而求索”，晚近，先生更是回溯本源，书画并举，作品更入沉郁顿挫，苍劲豪迈的妙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经历过20世纪时代变革的知识分子内心的传统人文情结，从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探求传统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典范。

虎门镇人民政府
2014年1月

画评

今天来的早一些，目的是提前看看陈章绩先生展览的作品，看了以后确实很受感动，陈章绩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就进入广州美院学习，并且在关山月、黎雄才的亲自教导下，在他的画作当中，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岭南派画风的面貌，而且不只是对传统山水的研究，对岭南派的继承，而且对生活的感受，我看到了很多茂名的炼油厂，还有黄埔码头，还有很多工厂、农村的写生，非常生动，这是因为谦虚研究学术，踏踏实实搞创作的一位老艺术家。

他的作品有人物画，有山水，当然后来主要主攻山水，但是看他的写生作品呢，对生活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我看到他有一幅花鸟的白描的长卷，用笔非常讲究，虚实浓淡，粗细，线描的画幅画稿非常生动，非常有功力，我们大家都建议他把这个印成线描作为国画专业学习的范本。

总而言之，它带来这个展览是非常精彩的，可以全面概括了陈先生几十年来创作的成就，为我们首都美术的百花园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协主席）

陈章绩先生这次画展是非常好的一个画展。整体来说，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岭南画派的优势，比如说完全展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陈先生几十年来，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笔墨、方法、材料表现现实生活。在这点上，体现了岭南画派明显的特征。

我们从他每一幅画都能够看到他画画的过程，比如说在他初学绘画时期的生活，青年时代作品，改革开放初一直到现在，这个轨迹非常清晰，所有的画都生生地扎根在他所生存这样一个生活中间。他的笔墨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比如他早年所刻画的人物特性非常鲜明，造型很严谨，又有全面的、学院的、中西结合的一种造型，笔墨完全是按照表现这个具体的人物，不像古代绘画的一种概念化，一种程式化，所以早年画的人物非常生动，非常有生活气息，造型准确，这个人物个性非常突出、生动。后来逐渐地山水画越来越多，比如松树，画得非常的苍劲有力，很具体、生动、雄浑，近看很有细节，远看又非常的整体，很有大的气势。所表现的这些山水画，他从生活出发，它又有人为的加工；既有传统的笔墨，又有生活气息。所以整体来看，无论是早年的人物画还是后来的山水画，他都继承了岭南画派用传统笔墨表现当时的生活，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每一个画面都是经过推敲，笔墨非常讲究。

这次展出的书法虽然不多，但是书法和绘画完全一致，体现了书画同源、书画同气，所以整体来看无论是作为一个教授还是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修养非常全面，他的功夫非常扎实，所表现的无论是小画还是大画，小画画得很巧妙、精致，大画画得很有气势、整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陈先生精力充沛，心态很好，一定还会不断进步，还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 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陈章绩中国画展不同于一般的展览，因为这个展览学术性以及他的这种研究性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陈章绩是1938年出生，像他这一代的画家经历过战火，但他们也经历过新中国的诞生，在他中学毕业进入到武汉艺术院校正规的学习，再加上后来在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先生的率领下创作了《向海洋宣战》这种师生合作，当时他是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的班长，文革期间他从画植物的标本到进入广东省的创作组，这样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因此他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他有很好的基本功，他的创作以及表现他个性的晚年的创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美术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说他有与美术史连接的每一个阶段的创作，也有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回归艺术本体的新的探索，可以说陈章绩先生的创作也表现了整个中国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历程，所以他这个个案的意

义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与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美术史相关联的每一个历史过程，不光是笔墨的问题，中国画创作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画发展、一个事关大局的一个个案，因此我们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不管是他的早期作品还是他近年的创作，都告诉我们中国画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有了今天的面貌，这个面貌有中国美术的传统，那么新中国美术传统从岭南画派到关山月、黎雄才等一代大师的辛勤努力，以及陈章绩先生这一代画家的传承，这种发展和传承的关系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的一个主旋律。这个时代的流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传承、发展的一个律动，同时也看到一个变异，在这个律动和变异过程当中，陈章绩先生他是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群星闪耀的绘画史的发展过程当中，陈章绩先生个人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所研究的，一部新中国美术发展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篇章，在这个篇章当中如果缺少了陈章绩老师等一批画家，可以说这部艺术史是不完整的，是不完善的，所以这个展览是我们呈现一部美术史，一个个案研究，一个篇章，所以这个展览会给我们学界与公众以许多的启示，通过他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

记者：您能不能再结合陈章绩老师具体的作品来谈一下他是怎样体现笔墨当随时代的？

陈履生：陈章绩老师他的作品他从早期的人物画展到山水画，我想更多的是受到关山月、黎雄才的影响，当然他的画比较注意笔墨，注意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可以说他对岭南画派的传承，不仅是传承了一些表面的形式风格，更多的他融注了传统绘画中与西相结合的，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笔墨，这种新的笔墨更多是受到新中国以来的，新传统的影响，这个新传统的影响，比如说他的山川、他的组合，我们看到有些，包括我们后面的这幅画可以看到他和全国政协所藏的一幅关老画的黄河有相似之处，但也不仅相同，所以在这样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传统中，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过程，当然七十多岁的陈章绩先生刚到衰年变法的开始，所以我更期待看他以后的作品，当然陈章绩先生的局限性，他为人特别老实，画画也特别老实，当然我们期待他衰年变法之后能不能突破自我，突破他自我的一种局限性的话，我想他的笔墨基础以及笔墨功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变法中的一种惊喜。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陈章绩教授是我的老师辈，我们在广州美院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在广州美院任教，这几十年来，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书法、人物、花鸟、山水都画得非常的好。那么陈老师他在这个美术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贡献，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培养了很多的一辈又一辈的年青的画家，他培养的学生们现在都成为我们全国的或者广东的美术的中间力量，而且为人处世，都是一个模范的行为来影响学生，并且他是遵循着很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到了很多地方去写生，而且通过写生来进行创作，真正走的是一条大道，遵循这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道路，他一辈子下来有很多的作品对人们的心目当中是印象很深刻的，好多重要的作品呢当时还印制成年画，粘贴到老百姓的家庭里，所以影响很大，不过陈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于做学术研究，不善于炒作，不善于推荐自己，其实他艺术的高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展览，在我们的美术界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就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本质呢，就是把画画好，把艺术事业做好，把创作搞好，然后再来谈其他，所以他这种为人治学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来学习的。

记者：陈章绩是关山月的弟子，您觉得他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岭南画派的精髓，又在哪些方面有所发扬呢？

许钦松：陈章绩应该是地道的、正宗的岭南画派的传人，因为他的老师是关山月、黎雄才，他也是关山月先生的女婿，那么在这样一个继承岭南画派的传统上面，他是得天独厚，因为他常年地跟随在关山月先生的身边，很深得岭南画派的传统，我觉得他还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地方，除了有深厚的笔墨传统之外，他对生活的热爱，并且能够在观察生活当中，能够很敏锐的去提炼为一些创作，比如我们看到文化革命期间《春耕》的那张创作，就是在我们新会体验生活所得到的素材，像这张作品当时影响很大，也就是我们觉得一个艺术家独特风格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有继承，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属于个人风格的风貌，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认为陈章绩在岭南画派乃至中国画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地位呢？

许钦松：陈老师地位是在前列的，就是人们对他了解不多，都是学生们在私底下传颂着他艺术的成就，所以我在这里倒是有一个主张，就是我们好的艺术家，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美协，我们的业界应该主动的来帮他们，把他们优秀的艺术成果传播给我们的民众。这样不单单只是对一个艺术家的地位而言，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个优秀的艺术成果必须通过不断的宣传、推荐以及一些展览出版才能使我们的民众接收到一些优秀的审美的教育，从而提高我们民众的综合文化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艺术家埋头把画画好，那么一切其他的事情应该由相关的部门来办，这样就能够在我们业界形成良好的氛围。

-----许钦松（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记 者：陈教授您好，请您谈一下对陈章绩老师这次展览的看法。

陈 醉：章绩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人品、画品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和章绩先生能够有缘认识是因为关老的关系，因为我和关家，关老在世的时候，我就一直向关老请教，被关老所（感）动，包括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都和关家有密切的交往，章绩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人问题。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很发达的时代，所以要宣传，甚至炒作，从我们来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章绩先生这样坚持这种人品，坚持操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的老画家，我觉得应该成为当下，特别是年轻画家的楷模，一幅画是雄强，有没有风度，还是很软弱，很萎靡，这和人品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把画品和人品绝对起来，但是我个人认为，那绝对是有关系的，这一点来说，我对章绩老师是非常的钦佩的。他作为一名老画家，有了一定的成就，从不张扬，很低调，每次见到他，总是笑咪咪的，笑咪咪的，或者是点头、笑咪咪的。

第二，章绩先生的画，一方面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感悟，自己感动的东西，他才去画，不画那些自己没有感动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些画家的作品，他或者是因为一个政治任务下来，或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要，他自己没有感动，自己没有感动的东西，他是画不好的，你怎么能够感动别人呢？不管是在五十年代，还是在当下，他画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画的东西，自己已感悟的东西，自己很感动的东西。

第三，章绩先生长时间从事艺术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的作品一方面是扎根于岭南，这是毫无疑问的，他长期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但他又不拘泥于岭南。现在我们对于岭南画派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它看成是一个纯粹地域性的画派，把岭南画派的画家往往看成是一个广东的画家群体，我觉得不然，岭南画派是一个开放的画派，一个开放的艺术群体，岭南派有很多优势，和生活、和时代关系很密切，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开放，兼容并包，能够吸取不同门类，不同画派，古今中外的艺术。他是从人物画起家的，本来是要他从事人物画教学的，因为五十年代政治环境的需要，画人物，宣传政治更加直接，后来因为教学的需要，要他画花鸟、画山水，整个的比较沉郁，厚重，大气，在内敛中间有一种外在的力度，有一种艺术的张力。这个展览能够完整的、系统的展示章绩先生几十年的艺术劳作，展示他的成绩，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章绩先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同时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借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陈 醉（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今天北京已经是初冬了。看到陈章绩先生带来的南国的花鸟和山水让我们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实际上这样一种感受并不仅仅是他画面表现的内容，而是他作品的一种笔墨的境界。

陈章绩先生主要是师从关山月和黎雄才画家，在他的作品里面能够非常鲜明的体现岭南画派的一些画风，比如说“折今中外”“融汇古今”，能够很好地体现现实与传统的结合。他非常注重写生，从人物画写生、花鸟画的写生到山水画写生，这些写生为他的画面带来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尤其是通过这些生活气息和对他的作品的意境也发生根本的转变。那么正是这样一种写生和这样一种现实关照，这样一种传统是他的这个山水画和人物画都能够体现自己比较鲜明的个性。所以今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陈章绩作品展览，一方面是对他自己个人艺术创作经历的回顾和总结，可能更多地从美术史的角度来如何认识

新中国以来岭南画派的发展和变化。所以我觉得陈章绩先生的作品展览让我们对岭南画派这一代人的历史作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的这个人物画主要是来自于写生，尤其是表现五六十年代那种农民、工人、解放军的肖像。通过这些肖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也可以说通过他的形象塑造丰富了我们新中国美术的人物画廊。那么在艺术语言上他能够把西方的素描，通过速写的方法，有机的、巧妙的和传统的笔墨，尤其是岭南画派的运笔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陈章绩先生的人物画和我们看到的内地的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也包括传统岭南画家的人物画都有所区别。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留下来的这种人物肖像，用中国画表现的肖像，是非常具有时代色彩。

毫无疑问，陈章绩先生是当代岭南画派不可多得的一位名家。那么他在人物、花鸟、山水全方位这种创作，应该算是丰富了岭南画派画家的创作风貌。尤其是他在新中国的这样一种时代转变中所体现的对于岭南画派的承传性和新时代的探索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他很重要的历史贡献！

----- 尚 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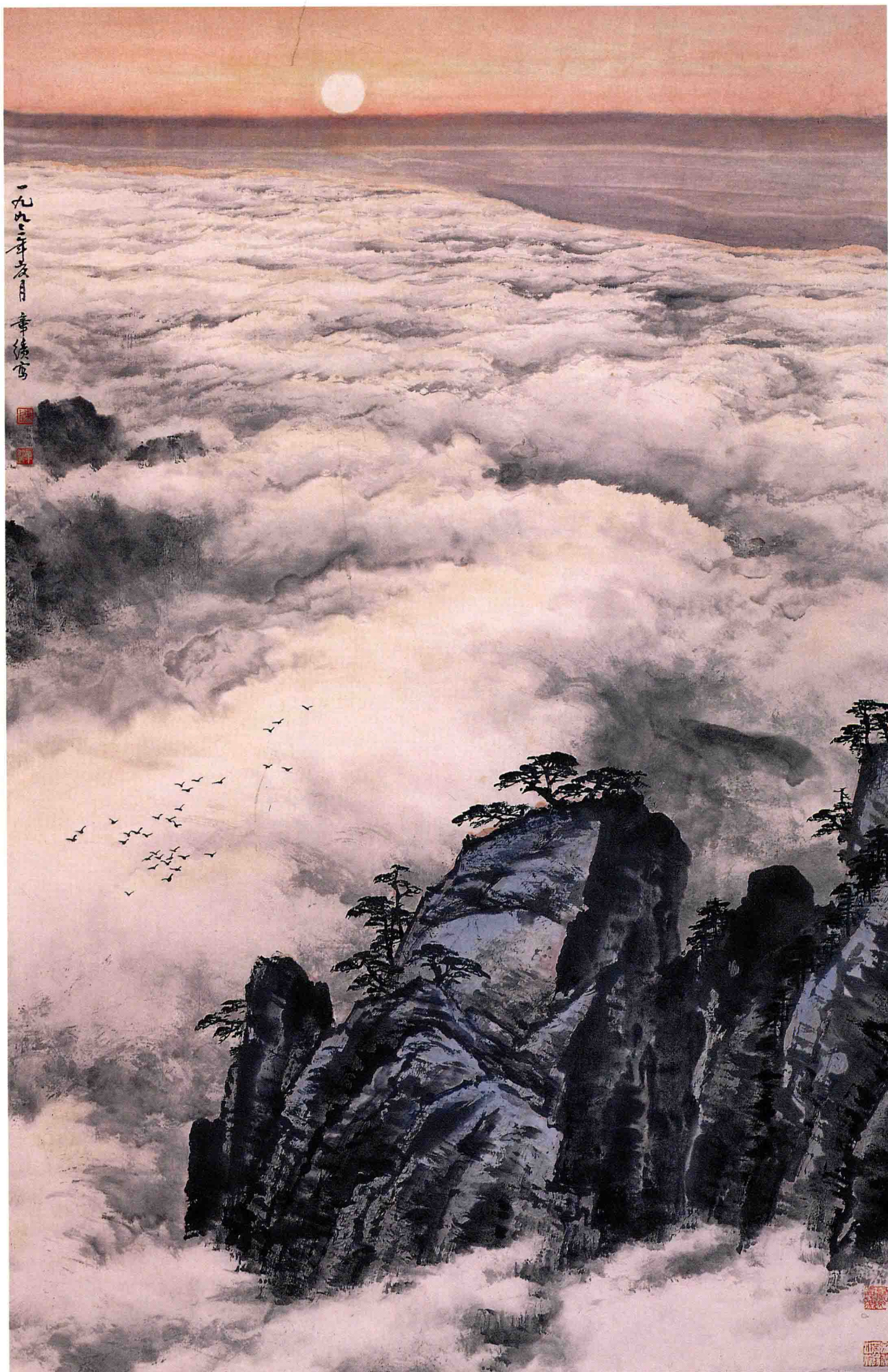
陈章绩老师强调一个中国画家若没有笔墨功夫，是不可能画好中国画的。但有了这功夫，还需要将笔墨进行深化，旧的程式化的东西必须打破，必须上升到一种精神表现，在上升的过程中，还要将形成艺术语言的意象、笔墨、结构进行深化，使意象的笔墨结构上升到一种精神表现。从他早年大量的毛笔写生稿来看，陈章绩教授深谙关山月先生提出的“用毛笔直接写生”对于现代中国画教学的意义，他也用自己的实践和作品证明了“用毛笔直接写生”在中国画教学和创作过程中，是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表现的一种有效的实践方式。陈章绩教授最善于将生活感受转化为意象的笔墨结构，而意象的笔墨结构正是笔墨的深化，即通过创作过程中的分析、综合，将生活感受升华到能够表现在纸面上的笔墨结构，这是中国画意象造型的重要方式。他还强调追求艺术上的“单纯”，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都以“单纯”为基本要求。中国画无论是什么形式也都要求“单纯”；而“单纯”是真正的以少胜多，是把复杂的生活感受通过纯化和统一来达到简化。就像交响乐，有几十种乐器，但通过统一化、规定化、单纯化，听起来觉得浑然一体。

----- 陈湘波（关山月美术馆馆长）

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有感觉是那些小品的写生画，在我们当下的艺术整个往着西方走的时候，他的写生科学地向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中国画其实跟西画是不一样的，就等于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你看中国人的学习在早期的一种教育模式是很整体的，《四书》《五经》从小一直学到大，它没有什么分科的，各个方面都融合在一起，而西方的教育是分科的。在艺术这个也同样是这样的，在中国我们一支毛笔，什么造型啊，色彩啊，它全部都在一支毛笔上表现的，而西方有分素描、色彩，造型体系，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美术教育里，整套学习的都是素描、色彩这种分科模式的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笔墨语言、造型语言，我们上千年已经成熟了。西方要等到近一百年，等到抽象出现了点、线、面、几何形体，西方的造型语言才成熟，而我们上千年笔墨的成熟完全好像似乎不理睬了，全部去用这种笔墨把它当做是黑白去涂抹西方的这种造型关系，立体关系，去塑造它的形体出来，去塑造自然的对应的模式。

像陈老师的这种小品作品，这种写生，在当下就显得特别的有意义，你看看他的那些白描、小小的，还有那些山水、人物，他也不是说完全脱离了时代，完全是用笔墨在说话，而他是用笔墨去结合这个时代的这种造型，对于事物的这种表达，笔墨如何把当下的这个造型表现得更恰当，而在陈章绩老师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这个模式是成功的，笔墨当随时代，这个展览它的意义就在于给当下这种把笔墨当成是黑白，在塑造立体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一个很好的反思，所以这个展览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作品本身的这样成就的意义，他完全是给当下提出了一个思考，提出了中国画这种发展前景的这样一个问题。

----- 林若熹（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云山晓色

178cm×97cm 1993 年



云山探源

69cm×46cm 1983 年



春山飞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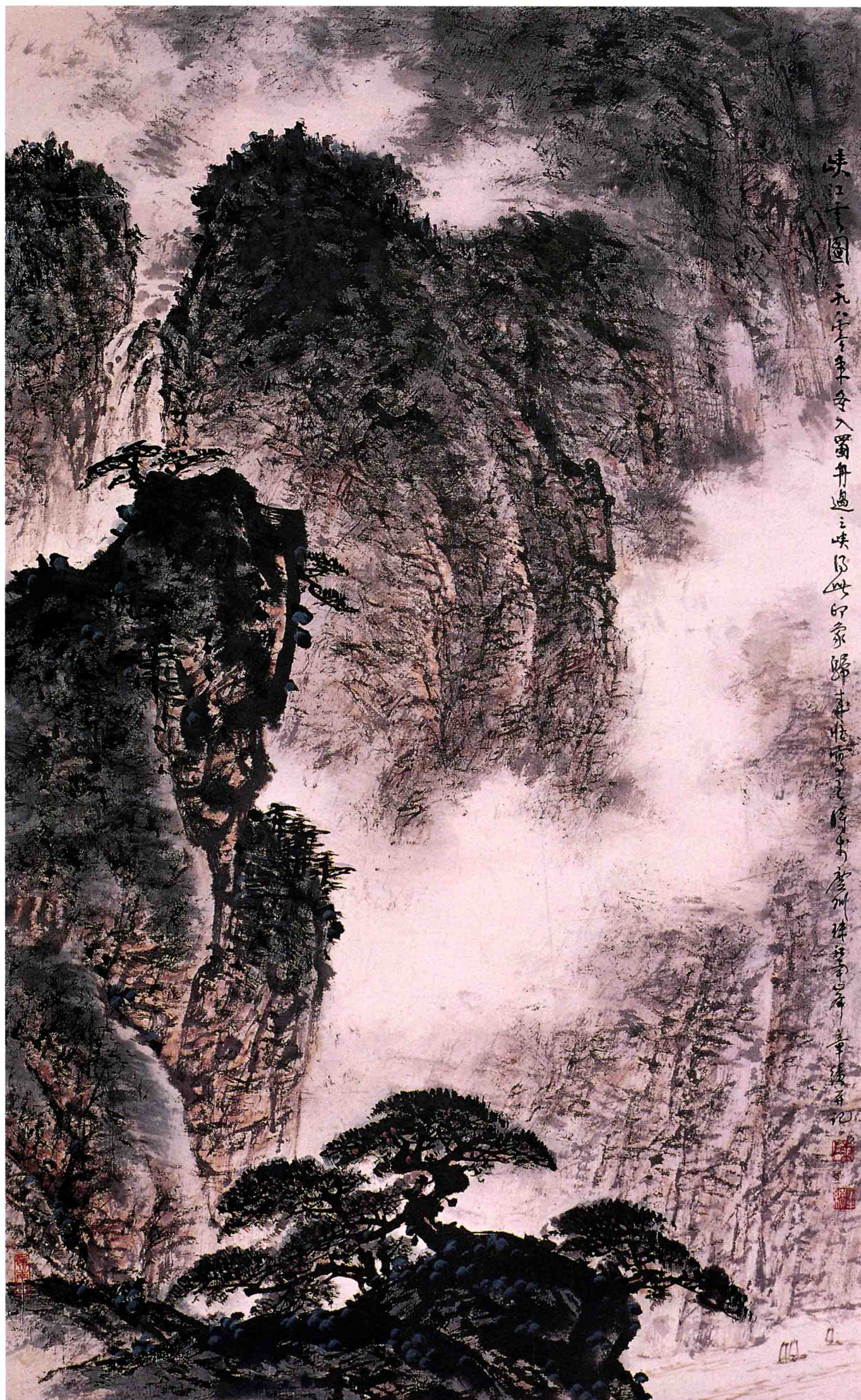
68cm×45cm 1983 年





秋月朗朗

96cm×178cm 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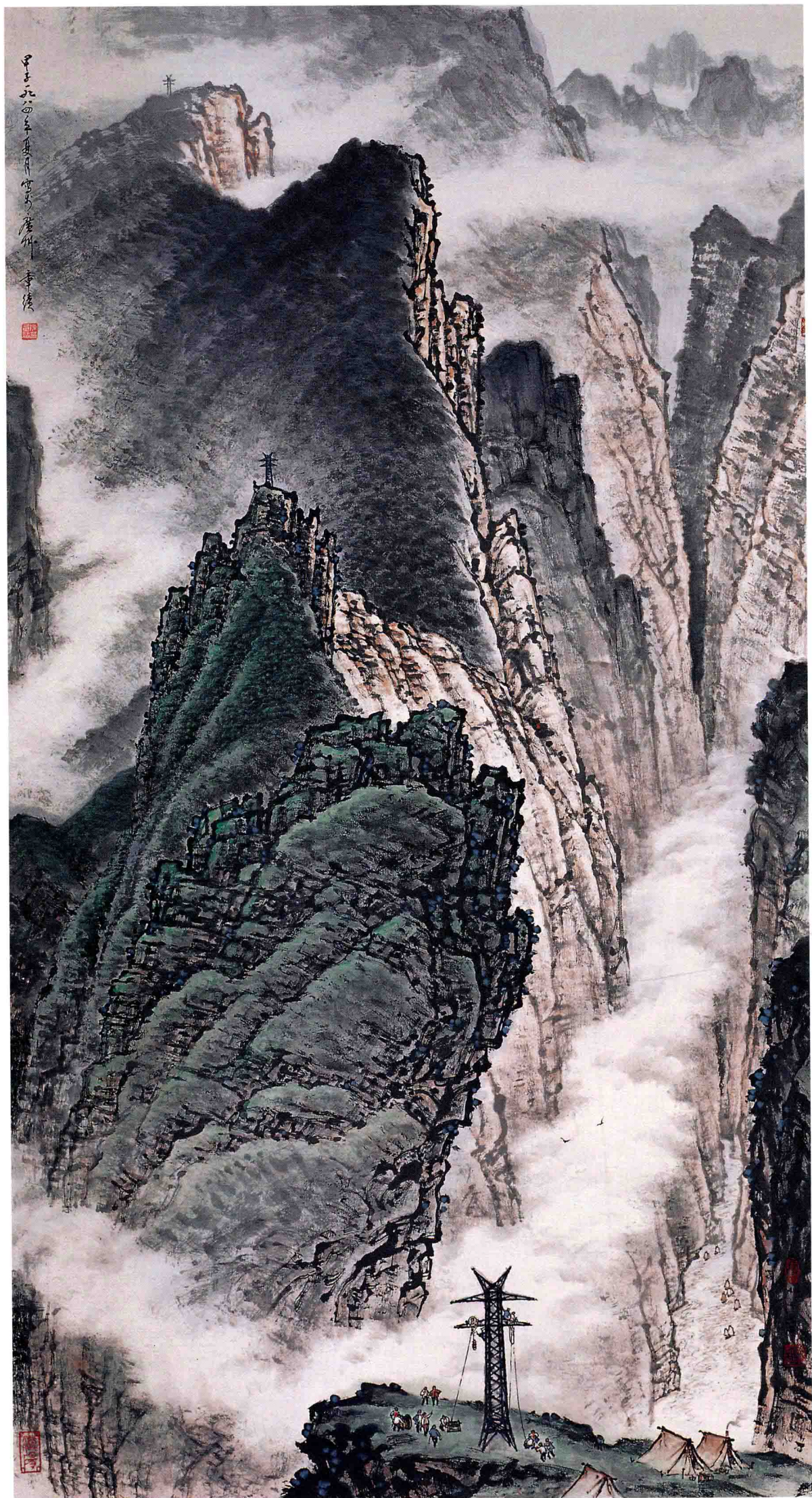
峡江云图

79cm×49cm 1980 年



松涛伴泉声

98cm×56cm 1992 年



新线路

178cm×97cm 1984 年



山高水长

154cm×83cm 1992 年